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

191

书号 G5.3/tCHA21

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丛刊

总记 登号 82598



中国古代乐律 对于希腊之影响

朱謙之著



音乐出版社

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从刊

中国古代乐律
对于希腊之影响

朱謙之著

音樂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

朱 贻 之 著

*

音乐出版社出版(北京东单沟沿头33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63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787×1092 32开 1³/₄印张 35,000字

1957年8月北京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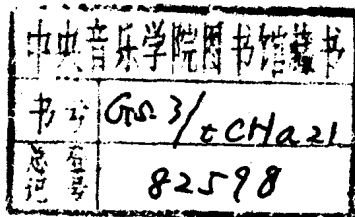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,150册

统一书号: 8062.676 定价 0.26元

DX31/12
目次

序論	1—3
中國文化與希臘文化之交流	4—23
一 絲綢貿易與文化交通	4—6
二 周穆王與中國文化西傳	6—15
三 亞歷山大王與希臘文化東傳	15—23
本論——中國古代樂律與希臘樂律之交流	24—53
一 東西二大樂系之比較	24—30
二 畢太哥拉與中國之關係	30—38
三 畢太哥拉樂律所受中國之影響	38—47
四 京房六十律所受畢太哥拉的影響	48—52
簡單的結論	53



序 論

問題之提出

中国古代与希腊的文化交通，有一个須待解决的問題，就是中国文化是受希腊影响，还是希腊古代文化是受中国的影响呢？如果中国古代文化不过希腊文化的殘余，为希腊文化所傳播，那么中国的古代文化便沒有何等独立的价值，反之希腊亦然。实际依我研究結果，則中国与希腊的文化接触，乃立于对等的关系，中国固能影响希腊，但亦受希腊文化的影响。其証明中国文化是受希腊影响者，有英国汉学家翟尔斯（H. A. Giles）所著中国与中国人^①述中国文物风尚与古代希腊有关系者二十余項，专就物質來說，已有如下各項：

1. 中国建筑，門常朝南，屋中男女分隔，門扇多分为二，且开門时为推进，希腊之住宅亦然。
2. 中国演戏，自晨至晚，連演不息，戏台常搭于露天曠地，与希腊同。戏文有曲有白，戏子或帶假面，或涂面臉，彼此皆同，至于戏台上設神象，更是无独有偶的风俗。
3. 中国之骰子戏，系于第二世紀前后自西方傳入者。

① Giles: China and Chinese, Chap. IV 頁 120—136 薛登楷譯。

4. 中国古代用以記时辰之“壺漏”，在古代希臘也曾用过，情形是否完全相同，則未确定。

5. 中国橄欖之来源，或系傳自希臘，傳播时期約在紀元前第二世紀即西汉时代。

6. 中国之有葡萄，系始源于張騫使西域之后，張騫曾在巴蜀等处，而当时該处已与西方交通，葡萄一类果子，即由彼处入中国，故此后中国始有葡萄酒之釀制，秦汉以前未有。

7. 古时中国銅鏡，常有各种花鳥裝飾，与古希臘所有者相似。

最有趣的，就是中国乐律亦与希臘相同。他說“中国音乐宮調法制与希臘毕太哥拉乐律有类似之点，故或彼此有所关系也說不定，惟以产生时期之先后观察，則似中国所有者，当系受希臘影响。希臘乐律据研究所得，实較中国乐律先发明”。推到极端，甚至以为文天祥正氣歌的杀身成仁的精神，都不过荷馬史詩伊利亚得（Iliad）中薩彼同（Sarpedon）鼓励格劳卡斯（Glaucus）慷慨赴义的縮影，^①他因此便主張中国古代文化导源于希臘，可謂尽附会的能事了。

但一方面也有人主張希臘文化导源于中国的，以十八世紀欧洲学者为例，号称“欧洲之孔子”的魁斯奈（Quesnay）崇拜中国，以为一部論語即可以打倒希臘之七賢。因为尊重中国文化的結果，所以即在一七七一年一方面有迈納斯（Christoph Meiners）主張中国

① 前揭書頁 112—116。

文化仿自希腊，然而不久在法国学者哈革（Joseph Hager）于一八〇六年尚主張希腊的宗教实受中国的影响^①。究竟是中国文化导源于希腊，还是希腊文化导源于中国呢？这当然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，而要之从当时经济发展的事实来看，两方之互相接触互相影响，则为确定的事实。

試以艺术言，古代乐律就是最好的例，中国固然受了希腊的影响，希腊亦受中国的影响。而且依我研究的結果，中国乐律对于希腊的影响，似較希腊对于中国的影响为先。現在即就此一点加以詳細說明，同时亦即說明了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关系。

① 參照 Cordier: Bibliotheca Sinica, 第一冊, 頁 697.

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之交流

一 絲絹貿易与文化交流

原来有史以前的中西交通，由于民族迁徙，有史以后的中西交通，則常由于通商往来。而此通商往来的中西文化接触，实包括三个时期，即第一为“絲国”（Seres）名称时代，約当有史以来經過春秋、战国、汉、魏时期，以希腊、羅馬为对象。第二为“Jenastan”名称时代，約当隋唐两朝，以波斯为对象。第三为“契丹”（Cathay）名称时代，約当宋、元两朝，以阿拉伯及文艺复兴期之意大利为对象。現在专就本题来探究一下“絲国”名称时代之中国与希腊的文化交通。

有史以来，中西之通商往来，最重要的商品，即是中国出产品的“絲”。中国絲的发明很早，依一九二六年山西西阴村所得遺品及殷墟甲骨文字的片段，知道在新石器时代，已經发达，所以古代傳說，說到养蚕治絲的起源，必远推伏羲、神农，或黄帝元妃西陵氏，其源远流长是不消說了，即因这个原故，所以蚕絲西傳，其时代亦极久远，在旧約全书中，以賽亚书作于紀元前七四〇至七〇一即有“絲人”（Sinim）一名即指中国人，作于紀元前七六〇至七四六之亚么士书，与作于紀元前五九二至五七〇之以西结书，亦有关于絲

的字件，这不是証明了在紀元前八世紀的時代中西已有絲絹的貿易發生嗎^①？因為很早已有蠶絲之往來交通，所以在這一個長時期，西方人士對於蠶絲的原產地——中國——即以“絲國”稱之。如“賽里斯”(Seres)“賽里克”(Serice)或“賽里亞”(Seria)“賽拉斯”(Seras)或“賽里可斯”(Sericus)等均有“絲國”之意；又稱產絲地的住民或販絲商人為“賽里斯”，往來交通之路為“賽里斯之路”。這時詩人之所歌詠，史家之所記述，无不稱道此賽里斯國^②。不過在中國文獻方面，關於絲絹販賣，尚缺乏明顯的記載。但就後漢書，西域傳所載漢代西域交通有“立屯田于膏腴之野，列郵置于要塞之路；馳命走驛，不絕于時月，商胡販客，日款于塞下”；這一段雖未明言絲絹貿易，以當時國際貿易之情形推測，無疑是以絲絹為最重要的商品，而史稱“張騫凿空”(史記，大宛傳)依斯坦因(M. Aural Stein)的推論，^③也是和絲絹的貿易有關。他說：

“為着中國國內出產發達的利益起見，最要緊的是利用這新開的道路，以為中國的制造品，特別貴重的是絲織物，求得新市場。漢武帝所發動的向西發展大運動，于政治的目的而外，還有與貿易有關的經濟的價值在內，這在中國史籍上有很多的事實足以証明。

“在歷史上為着貿易的利益和文化交通的和平侵略，而需要政治的力量和軍事的行動以為維護，那是數見不鮮的；用國

① 參照 Yule: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; 張星娘: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, 第二冊。

② 參照 W. E. Soothill: China and West, Chap. II, 頁 8.
G. F. Hudson: Europe and China, Chap. III.

③ 參照向達譯: 西域考古記, 頁 13—15.

旗来保护貿易并不是希見的事。中国經營中亚政策的开始，即决定了他們为着貿易的利益起見……为着保持中国的声威起見……不能不……傾全国的物力，……战胜了一切天然的困难”。

但話虽如此，中国与希腊之文化交通，实在張騫通西域以前，很早就有了。这就是一方面在中国有周穆王之西征，形成了中国文化之西傳，一方面在希腊有亚历山大王之东征，形成了希腊文化之东傳，而东西艺术文化的接触，也就是渊源于此。

二 周穆王与中国文化西傳

中西的文化交通，甚至可追溯到西方的絲国的記載以前，这即是周穆王的一段故事。周穆王以天子之尊，游行往返亚欧两洲，惟据汉学家夏德(F. Hirth)的研究，以为于中西文化之接触，尚无大影响^①。依他說：“即使周穆王曾至和闐等远邦，而我們現在也不能断定他在此处附近所見的，是何种人，印度人，波斯人，还是韃靼人？穆王也許从中央亚細亚不知名之处，帶回若干奇异觀念，但从周代的中国文明发达史上看，我們实不能看出外国文化輸入的显明証据，有如九百年后汉武帝时代一样”。但事实果然如此嗎？周穆王所受外国文化輸入的影响，虽不大明显，而周穆王西游对于外国文化的影响，却为明显的事实。为要証明这一点，最好是从各方面討究一下周穆王西游这一个事实的确实性。

(甲)从文献学上观察 現今流傳的穆天子傳，原名周王游行記，記述周穆王游行天下，見西王母，并附以美人盛姬死事。此书

① Hirth: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, 頁 151—152.

出汲冢。晉書，束皙傳“太康二年汲縣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，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，又雜書十九篇，內周穆王美人盛姬事一篇，今載穆天子傳第六卷”。此書新、舊唐書均入起居注類，宋史列入別史類，惟四庫全書總目，入小說家類、考據家如孫星衍等，都不承認這種分法，仍把牠列入傳記類或古史類。此書有晉郭璞注，清末箋注家有檀萃、徐文靖、陳逢衡、洪頤煊等，近人有丁謙穆天子傳地理考証，顧實西征講疏各書，外國人如愛台爾 (E. J. Eitel)；福爾克 (A. Forke) 沙畹 (E. Chavannes)、伯希和 (P. Pelliot)、邵修爾 (L'oeopold de Saussure)、夏德 (Hirth) 等，均對此書作詳細之研究，雖然各家的看法不同，而要之以穆天子傳為一部很可靠的研究古史的資料，則均無異議。現在試從各方面觀察一下。

1. 從文字上說——汲冢書實為中國學問上的大發見，其價值決不在於今日殷虛甲骨文字，敦煌寫本等之下。“竹書數十車，皆漆書科斗字，武帝以其書付秘閣，校綴次第，以今文寫之”。（晉書，束皙傳）今文穆天子傳以字多，不冠以“汲冢”或“竹書”字件，而其文字來源則甚古。洪頤煊校序謂其“文字古雅，信非周秦以下人所能作，如聘禮云‘管人布幕于寢門外’，鄭君注云‘管猶館也’古文管為官，此云官人陳牲，官人設几，乃古文之僅存者”。可見從文字上說，這一部書是可信的。

2. 從內容上說——四庫全書提要云“此書所記，雖多夸言寡實，然所謂西王母者，不過西方一國君。所謂縣圃者，不過飛鳥百獸之所飲食，為大荒之圖澤，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。所謂河宗氏者，亦僅國名，無所謂魚龍變見之說，較之山海經淮南子猶為近實”。又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①指出“八不類”，以明穆傳非戰國時人

所作。例如穆王以天子之尊，而賜赤鳥氏者不过黄金四十鎰，战国时孟子，公孙丑篇載齐餽孟子兼金百鎰，宋餽七十鎰，薛餽五十鎰；秦策称黄金万鎰，奢侈十倍于周穆王。可見此书非战国时作，而确为穆王十三年及十四年西征往返时候的起居注。

3. 从史事上說——洪頤煊序云“史記，周本紀云‘穆王崩，子共王繫扈立；司馬貞索隱引世本作“伊扈”；此书云‘喪主伊扈’，伊扈即共王也，尤足与經史相証据”。又此书述見西王母事，亦見于史記卷五秦本紀，卷四十三趙世家。竹書紀年卷下周穆王篇，亦有記載。惟列子，湯問篇、周穆王篇所述西王母故事，頗多怪异之談，則根据傳說。（四庫全書總目云，列子，周穆王篇所載与此傳相出入，盖当时流俗有此載記，如后世小說野乘之類，故列御寇得据采其文耳。）至于春秋左氏傳所載“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于天下，將皆使有車轍馬跡焉”；这一段話当然更可靠了。

4. 从年代上說——丁謙穆天子傳地理考証末附有干支表，廣實西征講疏中有穆傳西征日曆，又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一冊^①也制表說明，因为此书的最大特点，即干支日期，記載明白，使我們由于干支日期，可以計算路程的远近，及所經行路綫。可見穆傳实为古代的旅行日記，为比較可靠的古文獻史料无疑。

5. 从地理上說——虽然穆傳地理，各家的解釋不同，实則此书所述古代地名，現多不可考。夏德謂周穆王所到最远之国，未出今長城边关，至如今新疆省西部各处，皆为后人窜入者，此自可备一說。其实西王母国，究在何处，实有不同的各种說法。

① 顧炎：穆天子傳西征講疏，讀穆十論頁 1—10。

② 張星烺：中西交通史料匯篇，第一冊上古时代中外交通，頁 78—103。

(1) 阿拉伯說——福尔克謂西王母即設巴爾女王 (Queen of Sheba) 即今阿拉伯。

(2) 和闐南之某山說——愛台爾据中国記載，謂和闐南喀喇科隴山 (Karakorum) 之外，尙有名叫昆侖之山，即周穆王見西王母处。

(3) 里海之东說——丁謙謂自西王母国北至曠原之野，在里海东，今俄罗斯新喀斯比斯省 (Transcaspran provinces) 地。

(4) 伊朗之德黑蘭說——顧实 ‘西征講疏’^① 謂西王母之邦，当在今伊朗之德黑蘭 (第希兰) (Teheran) 附近。

(5) 阿拉尔海东北說——張星烺謂此曠野，即今阿拉尔东北之吉尔思曠野。

· 实則西王母不过西方之一国君，郭璞注尔雅，于“西至西王母”句，不过認為“西方昏荒之国”，以今地考之，当不出于中央亞細亞附近。中亚在古代紀元前八世紀，即为中国与希腊之絲絹貿易要道，同样在紀元前第十世紀，据文献，也可推定為已經开辟。而周穆王这一次大旅行，在政治的意义上，應該还帶着經濟上的意义。翦伯贊中国史綱^② 指出在“这一时代，从周穆王西征的傳說看来，則当时中国与西亚，似乎有着某种的商业关系”；这論断我以为是正确的。在穆傳所述当时昆侖之盧如赤鳥氏、容成氏……乃至西王母之邦，他們对穆天子的貢物，多是馬、牛、羊、犬等家畜及麦、稷等农产物，这証明那时西域諸种族达到农业牧畜的阶段。所謂西王母，也只和东西旅行家所乐道的女人国故事一样，証明了初民社会

① 顧实：穆天子傳西征講疏頁 130。

② 翦伯贊：中国史綱第一卷頁 266。

曾实行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制及一妻多夫制，故能以女子统治，以女为王，并不是什么神话。西王母国可能是西方极远地之女人国，为西征所能到达的一大国。周穆王的经济上目的除与这些氏族国家交通之外，还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经济事实，即（一）采玉——玉在古代用处极大，如祭祀礼仪用圭璧，丧葬用含玉，装饰用各种佩玉，而这些玉的来源，则出自中国西部，尤其以昆仑山脉和阆一带为产玉的根源地。穆傳卷二在县圃“天子于是得玉策枝斯之英”又“崂山是天下之良山也，宝玉之所在”；又“休群玉之山，乃命邢侯待攻玉者”，又至于鸛韓氏“爰有乐野，……宝玉之所聚”。卷四至于重磻氏“爰有采石之山曰枝斯璿瑰、琅瑤、琅玕、玕璆、无璫、玕琪、徽尾，凡好石之器于是出”。“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，于是取采石焉。天子使重磻之民鑄以成器”又“游于文山，于是取采石”，这里所云“采石”即是文采之石，即玉名。（二）絲絹——古代由于絲的发明很早，所以西周之初紡織的手工业已经发达，穆傳卷三称：“吉日甲子，天子宾于西王母，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，好献錦組白純圈組三百純，西王母再拜受之”。郭璞注：“純正端名也”，这一段话在山海經所引傳文稍不同，作“献錦組百縷，金玉百斤，西王母再拜受之”。可注意的就是“錦組百縷”，分明是絲織物，穆傳中只此与盛姬故事中“贈用文錦”一节，說到絲絹，可見其为贵重的礼物；而絲絹西傳，对于东西经济文化的沟通，一定贡献不少了。

（乙）从民俗学上观察 洛烏弗尔（Berthold Laufer）在金剛石記中①曾从民俗学的观点上，論及关于金剛石的傳說，中国与希腊

① Laufer: The Diamond,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-lore, 1915, 頁 8—9, 23—27, 40—41. 章鴻釗: 石雅上編, 頁 46—51.

相同。他举出几种证据：

1. 飞鳥銜宝說——梁四公記称“拂林国西北，有坑盘坳，深千余尺，以肉投之，鳥銜宝出，大者重五斤，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”。（图书集成，食货典第三百二十一卷）以后宋周密齐东野語说：“金剛钻相傳出西域，及回紇高山頂上，鷹隼粘帶食入腹中，遺糞于河北砂磧間”。元时刘郁西使記說“金剛钻出印度国，以肉投大澗底，飞鳥食其肉，糞中得之”。案哀比发紐司（Epiphanius 約紀元三一五至四〇三）曾說斯希第亚（Scythia 大月氏）有深不見底的峪谷，要得宝石，則投之以羊肉，宝石粘帶入肉中，鷹下攫肉，因銜之而出，这和梁四公記相合，而时代也略相同。

2. 羚羊血破金剛說——洛氏又举抱朴子說“扶南有金剛，可以刻玉，体似紫石英，生水底石上，人沒水取之，虽鉄鎚击之，亦不能伤，以羚羊角扣之，則漚然冰泮”。印度古代也有金剛出于海底之說，若謂鎚击不伤，只用羚羊血扣它，便渙然冰釋，則頗和希腊普利尼氏所說为近。（普氏又說置金剛砧上，用鉄鎚击它，鎚反跳跃，砧亦破裂。又說：金剛不忌鉄与火，但遇羚羊血則破。）但普氏說的是羚羊血，而中国却換上了角。洛氏自注謂中国以角換血，大概是角坚于血的意思。

3. 紫背鉛破金剛說——洛氏又說：独孤湟丹房鑒源称紫背鉛能碎金剛钻，（見本草綱目）此說亦出于希腊。西元一世紀时，棣奧司苦黎提氏（Dioscorides）謂金剛能碎一切石，不忌火鉄，只有鉛能破它，以后叙利亚及阿拉伯記載中，均持此說，而十七世紀的亚美尼亚石譜，所論尤为詳尽。

4. 金剛取金为义說——晋起居注以为：“生金中，百淘不消”

是金剛一名所本。山海經郭璞注謂“石而似金”洛氏舉此謂與普利尼民俗學(Plinian Folk-lore)相同。普利尼氏曾說：金剛(Adamas)就是金塊的意思，也偶然發見于金坑中。亞歷士多德石譜(Aristotle's Lapidarium)和喀芝維尼氏(Qazwini)說也略同，由此知金剛一名取金為義，而其淵源則出于古代希臘。

但可注意的，就是金剛一物，中國與希臘的傳說相同，足証其為從西方傳來，但金剛究竟從何時傳入中國呢？我的答案，以為也是在周穆王的時代。傳說中如十洲記言“周穆王時，西胡獻昆吾割玉刀，刀長一尺，切玉如切泥”。又列子，湯問篇“周穆王大征西戎，西戎獻蜺鏑之劍，火浣之布，其劍長尺有咫，切玉如切泥”；并見孔丛子。即謂列子一書不足據，然如竹書紀年載“穆王十三年春，祭公帥師從王西征，秋七月西戎來賓”。又山海經中山經“昆吾之山”，郭璞注：“此山出名銅，色赤如火，以之作刀，切玉如割泥也。周穆王時西戎獻之，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”。又張華博物志引周書說：“西域獻火浣布，昆吾氏獻切玉刀，切玉如蜡”。据此則郭璞、張華均認為切玉刀是從古代西域傳入中國。切玉刀依洛烏弗爾考據，即是金剛鋸，則是金剛鋸之傳入中國，是在周穆王時代無疑。証之以中國與希臘關於金剛傳說的相同，可見即在紀元前十世紀周穆王時代，中國與希臘之文化交通，很早便已發達了。

而且一方面有希臘之金剛傳入中國說，一方面也有“切玉如切泥”之“玉”，從中國傳入希臘之實物証據。歷史家柏利(J. B. Bury)在他所著希臘史一九〇四年版中^①曾以斧頭白玉器在希臘的發

① Bury: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, 1904, 頁 10. 又 1927 年版，同頁只提及地中海與遠東的交通問題，不提中國了。

見，証明了古代中國與地中海的交通問題，這不是再真確也沒有的歷史事實嗎？

(丙)從音樂史上觀察 周穆王時代的中國、希臘交通，在文化史上究竟有什麼貢獻，這當然很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。但如夏德在中國古代史上所說，認為絕無貢獻，確非事實。至少在穆天子傳中所述關於音樂各節，使我們知道，周穆王西征對於中國音樂文化之西傳，是有不少貢獻的。例如：

[卷一]“天子乃奏廣樂”。

[卷二]“天子五日休於口山之下，乃奏廣樂”。

“天子休於玄池之上，乃奏廣樂，三日而終，是曰樂池。

[卷三]“西王母為天子謠曰……天子答之曰‘予歸東土，和治諸夏，萬民平均，吾願見汝，比及三年，將復而野。’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……吹笙鼓簧，中心翔翔，世民之子，惟天之望”。

“乃奏廣樂，六師之人，翔歌於曠原”。

[卷四]“至彙山之上，乃奏廣樂，三日而終”。

[卷五]“鄧公飲天子酒，乃歌闌天之詩，天子乃命歌南山有燧，乃紹宴樂”。

“甲辰浮於滎水，乃奏廣樂”。

“天子東游於留祈……乃奏廣樂，天子遺其靈鼓，乃化為黃蛇。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，乃樹之桐，以為鼓則神且鳴，則利於戎，以為琴則利口於黃澤”。

“宿於曲洛，廢口使宮樂謠曰……”。

[卷六]“天子祭白鹿於漂口，……大奏廣樂，是曰樂人”。

“樂口人陳琴，瑟，口，竽，簫，箴，篪，而哭。鼓鍾以葬，龍旗以